

生活

致微信群主的信

——谨以此信致敬为同学聚会奔波劳碌的人们

柯汉卿

尊敬的金玉群主：

离群索居是痛苦的。分别四十六年，小同学们在闹热相赛芬的牵头下，推举你为群主，轰轰烈烈，红红火火拉起了微信群。群里最“克眼”的是老汉本人。建群不久，进进出出，退了五六次。用石浦人的话说，叫“腻闷头”。和卓娅在微聊里斗嘴生气两次，退出两次；和赛芬一句不合，大发脾气，退出一次；和阿跃开玩笑动粗，闹不和，劈出群体；高兴起来请国宏下线喝酒，对方回避，未能应邀也生闷气，溜出快乐大本营。现在后悔了，请你行个方便，放老汉进来，继续参与群欢，以利身心健康。

说实话，卓娅非常优秀，从副局位置上退休之后还继续不懈努力，在杭州担任社区领导工作，发挥余热。卓娅是画家，不仅能画，还会写，诗歌、散文时现报头刊尾。卓娅笔触细腻，擅长抒情，追求精神世界，属于高端层面。卓娅水粉作品大多寄情表意。“紫藤花”是她的代表作，从中国美院毕业生画展上足见其优，人丽画秀，冰雪聪明。4月20日，卓娅有理有节，把小学后

蒙老师从杭城请到故里，重温旧梦，圆了师生间的相思夙愿。徐老师变化不大，和五十年前无异，圆脸，挺拔，丰满，无褶；几缕银丝，彰尊显贵。徐老师的祝福语是：愿同学们开心快乐，安康无疾。

同学们尊敬恩师，纷纷移步举杯，敬酒、问候、陈情，争先恐后，排队致意。老师在执教的旅程上，含辛茹苦，春华秋实，硕果累累；老师视名利淡如水，爱学生亲似子。当年，徐老师在讲台上声情并茂，寓教于乐，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教导孩子深入浅出，举一反三，滴水不漏；执鞭施教不遗余力，循循善诱，丝丝入扣，曲尽其妙。徐老师育人无数，清正廉洁，从未收过学生一分辅导费，且曾帮助贫困孩子免去学费，功德无量。徐老师曾培育出许多精英，比如中科院院士，比如后来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的校友，比如同窗画家卓娅，比如昔日中国战机领队顺武同学，又比如曾在惊涛骇浪的大西洋上把握巨轮航向的你……教导有方，人才辈出。

1967届(1)班同学聚会，说说笑笑，唱唱跳跳是大好事。今为蛮不讲理，在聚会群里进进出出，影响到大家的情绪，深表歉意。赛芬一心为公。为召集失散多年的同学，风

里来雨里去，驱车、登高，长途跋涉，自贴油费，奔走相告。阿跃是开心果。如今微信满天飞，相信大多数同学手机里都有这个群、那个群。可是不同微信群的成员和话题都不一样。特别是老同学微信群，需要有阿跃这样的开心果，才能越聊越欢，延年益寿。

同学微信群聊内容，当属“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开心果当年标准普通话朗诵：“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想必还在许多同学耳际回荡。再说说国宏，直来直往，百无禁忌，乐在群里晒照片、发视频。老汉天马行空，自说自话，一度为霸占网络时空，一意孤行，强迫国宏束手。国宏心慈手软，让着同学横行霸道。在群里聊天需要注意分寸，应该不温不火，有清有喧。老汉时常借着醉酒发酒疯，动辄“踢馆子”“砸场子”，行粗，施暴，胡言乱语。看似“老顽童”，实则吓到个别女同学，被人不齿，以致几位“低调”逃也似的穿起马甲“隐姓埋名”，更换昵称，躲而不出，冷了场面。同学群需要各色“宝贝”。借酒撒泼的“老顽童”玩失踪，确实不够友好。而群里有时也需要增加一点热闹，煽点风，添点火，添点油，不算坏事。“有人爱说，有人爱看，有人爱写，有人爱转，高兴就好”，却不能生气，动辄退群，有失体面。不想聊可以向惠

月、克迪、振华等学习，沉寂一些，潜水，但不退群；逞强好胜，就得悠着点，大家都是同学，是缘分凑在一起的，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当基础群员，大智若愚，不轻不重，不伤筋动骨，皆大欢喜。

同学微信群要特别感谢卓娅、国成、赛芬、阿跃、琳琳、顺武等诸多博识好施的老同学，要感谢你们的热心和支持。手机微信拉近了老同学的距离，彼此心贴心，感情日趋深厚。风吹草动，都能及时在群里发布、收视。多年不见，通过网络收到文字、图像，甚是满足。失散的老同学凝聚在一起了，大家在手机里分享各种各样难得的喜悦和友情，心里感觉比蜜还甜。

老汉喜欢“一支独秀”送来的国画，爱喝“二胡拉手”亲酿的美酒，习惯“有线无线心连心”的诙谐幽默，珍惜“那边夕阳火红”的深情厚谊。都说好汉不吃回头草，可老汉并不这么认为。和睦相处总比离群索居好。

同学群是联络友谊的纽带和桥梁，是放松心情，舒心开怀的栖息乐园。这里，没有值得显耀的成绩，没有让人自卑的失败，只有友情、真挚和爱心。在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旅途上，我们又找到了新的“组织”，其乐融融，充满生机。

诗林

重回山村

知秋

山坡上，梯田不再是跟着村庄荒芜
让一群麻雀在离开枝头，找不到
合适的落脚之处
任由一切坠入虚空

油菜花盛开，裸露的不再是
冰凌存封的单一色调
石头有了雨水足够的补给
露珠晶莹带着翠绿的拔节的声响
涌入春意，注视着一切曾经有过的
春风浩荡

阿根叔赶着牛，肩背着一大筐的葱茏
十二岁的女儿在田埂上追逐着蝴蝶
这春意盎然的季节
跟着轻快的步伐在一片麦地里若隐若现
慢慢的蔓延至房前屋后

红尘里的痴人

——读许士根先生《校亿万字 勘百部书》有感

韩映虹

红尘里，静下来已属不易
沉下来更为其难
潜心“冷门学问”
校亿万字 勘百部书
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天方夜谭
而你，就是这样的痴人

如果说武的最高境界是“止戈”
那么文的最高境界就是精准
不知道陈汉章老先生用多少笔墨
完成 1500 万字的宏篇巨著
只知道你为校勘《陈汉章全集》
留下了一堆的空笔芯
这堆空笔芯排成扇形
密密麻麻 吓我一跳
我估摸着量了量
相当 5 本这集子封面的宽度
又粗粗地数了数
约 91 支

你似乎有的是耐心
40 余年
你校对了这座小城的半部历史
在数不清的夜晚
枯坐灯下 以笔为喙
与字字句句顶真
与史实史料叫板
甚至与一个标点符号过不去
刨根问底 穷追不舍
每啄出一条“害虫”
就会后怕 继而欣喜

你像守门员一样
火眼金睛 神经绷紧
扑闪腾挪 化险为夷
你又像父亲那样
对孩子
有错必纠 不依不饶
直至看他走上正道
才安心 踏实 放手

交给你，作者如释重负
你开始负重独行
老眼昏花 呕心沥血
腰酸背疼 疾病缠身
找漏子、挑刺、查不足
为“校对：许士根”五字负责

情感

外婆

忻海霞

外婆与我素未谋面，每年一次的相见是在清明节她的墓前。黑色的小石碑上没有外婆的照片，没有真名，只有四个字“周母阿伍”，当然姓周的是外公，妈妈说外婆在家里排行第五。每年这个时候，我和妈妈都会去看她，一顶纸罗伞，一柱清香，一堆纸钱，一场重复了多年的诉说，寄托了妈妈对她的无限哀思。

小时候，外婆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称呼。每当听到妈妈提起外婆，我总会胡乱地猜测外婆的样子——一个和妈妈长得很像的老妈妈：慈祥、善良、美丽，长发及腰，轻声细语。

长大后，在妈妈无数次的回忆里，我开始知道外婆的命运是一部悲情的小说。外婆生长在贫寒之家，和所有当时的普通少女一样，外婆的美丽青春和美好梦想只能无所选择地被托付于毫无所知的另一个男人。过门后，残酷的生活让外婆年纪轻轻就相继经历了丈夫的离去，儿子的穷困离世，两个孙子的意外亡故。柔弱的外婆再也经不起接连被打击的命运，久病不得医治，在几经波折和痛苦之中，终于将自己的生命定格在四十多岁的美好年华里，匆匆忙忙和亲人们到地下“团聚”去了。

今天，外婆对我来说就是妈妈的影子。外婆生了三个孩子，家里还有两个小孙子。外公去世后，外婆一个人过早地用柔弱的肩膀苦苦撑起这个大家。我的妈妈也是个柔韧而坚强的女子。她十八岁进工厂当刨床工，一天到晚站车床前工作，轮到夜班就要干到深夜十二点才能回家。生了我们姐妹俩以后，家里家外忙不完的事儿更让她累成了一个不能垮的陀螺。长年累月的隐忍负重，把她瘦高的个子拉成了一根细细的棒子。我发现第一根白发爬上她的头顶时，她才 30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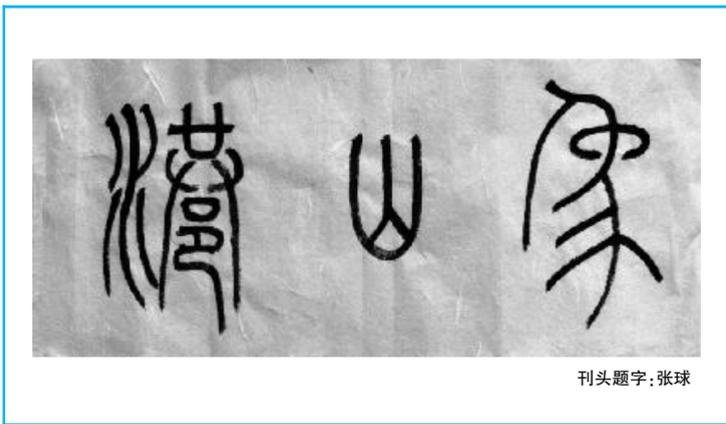
一直到拉扯我们姐妹长大成年之后，

妈妈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又过来给我带孩子，从呱呱坠地一直到上小学，基本上都是妈妈一手操持。我的儿子从小顽皮好动，在外婆的手里更爱撒娇卖乖，是妈妈的宽容和慈爱给了他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周岁以后，儿子常常半夜不睡，一哭闹就是两三个小时，也是妈妈连夜抱着她满屋子又走又哄，直到孩子安然入睡，她自己才倒床而卧。然而无论多么困和累，妈妈都舍不得打骂一下孩子，也舍不得打扰我，生怕影响了我的休息，第二天上不好班。不曾料想，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又不得不麻烦老妈替我照顾小女儿。为了我和孩子，她仍然没有一句怨言，天天骑着电瓶车风雨无阻地在两个家之间跑来跑去。

妈妈已经年近七旬，满头白发。她依然轻轻地抱着孩子，缓缓地哼着摇篮曲。这温馨的一幕幕让我不由得想起素昧平生的外婆，如果我小的时候她还在，我一定也会在外婆慈爱的目光和温暖的怀抱中长大，也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小时候常常和小伙伴门一起唱起《外婆的澎湖湾》，想像着拥有外婆的种种美好。长大后，看到我的妈妈成了孩子们的外婆，全心全意地爱着他们，于是默默地感知所有外婆对于外孙们的爱里包含着许多对于女儿的爱和不舍。“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小呀小山村，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每当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总会在眼前一次次映射出妈妈苍白的头发，不由得在泪眼朦胧中看见了饱经风霜的外婆。许多年以后，我也会和我的外婆、我的妈妈一样，成为孩子们的外婆——高高瘦瘦，白发苍苍，皱纹如菊，慈眉善目；我也会和外婆、妈妈一样，满心希望看到孩子们生活得幸福快乐。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我和妈妈又来看望外婆。多少年过去了，我越来越相信外婆在地下能够感知到母亲的小小心愿。愿所有美好善良的人都有好的生活，愿所有付出的关爱都能得到善报。



刊头题字：张球

柯红钳蟹

任金标

红钳蟹生活在海涂，繁殖在海涂。红钳蟹的住房就是海涂中的泥洞。潮水退后，黑褐色海涂的涂面宽广而平坦。红钳蟹就从洞中慢慢地爬出来，竖起两只圆圆的眼睛，转动着眼珠，警惕地张望着四面八方，见无动静就会蹿起两只红色的蟹，张开两只似镰的钳子，划动起八只黑褐色的小脚爪，奔向宽广的涂面。

红钳蟹似乎也有互相联系，或许是互有感应。一只从洞中钻上涂面，接着就会十只、百只……一会儿工夫，涂面上就涌现出成千上万的红钳蟹了。

退潮后的红钳蟹出来干什么呢？觅食？戏耍？还是呼吸新鲜空气？抑或是享受阳光的沐浴？或许兼而有之吧！

我就是这个时候去海边柯红钳蟹的。我的柯蟹方法与众不同，别人是先找到蟹洞，再挽起袖子，接着伸出手臂把手掌插入洞口，又顺着洞穴方向，手臂向下一伸再伸。据说只要进入二十多公分就可触及

到蜗居在洞内的红钳蟹了，这时用手一握就可稳稳当当地把蟹捉出来了。

我呢，是与涂面上的蟹赛跑较量决胜负。蟹见有人追赶，立即纷纷逃跑，四处躲避，它们越想快速逃进洞穴，越会事与愿违，越有被我抓住的机会。我正是在它们慌不择路，晕头转向，懵懵懂懂的瞬间，快步追了上去，趁着它们呆头呆脑的刹那，敏捷地避开它那威风凛凛张开的红钳子，用右手的大拇指与其他四个手指，争分夺秒地捏住其尾部的两端，被柯的红钳蟹，无可奈何地竖动着亮晶晶的眼睛，凛凛威风的张牙舞爪只能徒有虚名了。

就这样，我在海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与红钳蟹较量着赛跑，一两个小时下来，也会有半篓或一篓的红钳蟹呢！

回到家后，这些红钳蟹就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或是鲜炖，或是咸腌，或是捣成酱，吃法不一。红钳蟹虽然身小肉也少，但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足以让我们吃饭时大快朵颐了。

同一片蓝天 共一片绿地

同建温馨家园
共享清澈蓝天